



三異詞錄

范樹鋹
繡江集目次

佛足

雲棲寺

周公美

三江

李無敵

三昧

樂壽堂

宋明之



先正豪飲

萬年少

蛇皮王

仙瓜

傅煥文

馬淀

張真人

閻羅祠

神像病

李翁

龍異

徐雪井

六祖遺蛻

遼鮮風土

牡丹

趙凡夫

吳淞江

箬庵和尚

費隱和尚

薄孝廉

嘉陵江

徐汝綿

木老翁

弄梳

塔鈴

徐太常

東坡

崑山五勝

禦盜絕技

張賓山

歸周二先正

沈萬三

熊掌

三異詞錄

繡江集

范樹鏗本

佛足

佛足在西域摩竭國中石上乃如來最後示人之象示已即入涅槃跡長尺有八寸廣六寸十指皆有卍字祥輪足心有魚劍寶瓶之形佛滅後有無憂王者其城邑近石瞻禮供養後經外道八次破毀石跡自如唐法師玄奘入西域往而瞻禮摹跡以歸今諸佛刹在、都有予於紹興蒿壩蒿峰庵見之誠靈跡也

雲棲寺

雲棲為蓮池大師道場從錢塘江畔朱橋入山徑紆曲
十餘里勝在泉竹浙江三折正當寺門下院為七佛寺
奇勝者為洗心亭清泉數百丈清鑑毛髮飛瀑噴薄雷
轟雪激寺有陳碧松者年七十餘故錦衣千戶也棄官
入雲棲祝髮素髯偉幹瞻視不衰洗心亭乃其獨建七
佛寺者僧徧明建寺之右峰闕其環抱於青鳥家不稱
故寺久未成徧明有願去則復來以迄此緣今化去七
八年矣明善塑寺中七佛及四菩薩相皆極精好乙未
春有楚僧入雲棲常住不納楚僧入蝦蟇巖倚石危坐

群虎繞之山下人漸有知者編廬以棲止焉

周公美

盛澤有周公美者搽舟為事無妻子與人不欺然諾商
賈皆愛敬之其往來道里必料遠近計萬全然後進商
人入舟輒托以重貲公美為藏秘密處遇意外所托宛
然擲還不爽毫髮償其舟值不受分外一文客去後淪
茗焚香讀易達旦亦涉通鑑韓柳文唯於易精研無倦
有士人悔之夜入舟問曰爾搽舟耳何事讀易曰易性
命之書也搽舟之人獨無性命乎曰然則亦解易理乎
微笑曰讀書萬遍其義自見某於易讀四萬遍矣焉得

弗知為說卦象卦法卦變士人茫不能解媿而辭去陳
徵君聞其名延致之問曰君有潛德請問可以治天下
乎曰可曰子居何官而後可曰卑官不能兼善度非宰
相不可徵君曰君為宰相當以何術致治則笑曰我惟
六字親君子遠小人而已陳敬禮之此崇禎丙子丁丑
間事

三江

三江為東江婁江吳淞江我邑之黃浦即古之東江古
東江從東南入海與吳淞江不合其故道當在今上海
縣新場鎮左右今水道稱閘港者水勢猶濶疑即東江

入海之道也余嘗縱觀黃浦之勢其源西自橫羅涇分
為三岐西北為橫羅涇通斜塘咸水大泖之水注之西
南為泖港又分為兩岐圓泖之水注之正南為張涇又
分兩岐西南則當湖諸水注之正南則金山諸水注之
蓋黃浦受吳郡水者一受浙水者四合為一江環繞而
東其為古東江信矣 橫羅涇一云橫潦涇

李無敵

曾大父介石府君諱貢家富任俠居吳淞所之南三十
里嘉靖末年中倭亂胡襄懋公為總制大將劉草堂輩
先後鎮吳淞懸檄募將材技擊之入吳淞者必過府君

府君具雞黍金帛甚備遠近客益集謂有平原信陵之風有一日二客詣門云是叔姪年可三十許姪僅弱冠詢其姓曰李自山右來欲謁大將行李止一錢棒懸小金牌刻曰天下無敵府君知為異人款接三日偕至吳淞入戰鬥見總兵郭公琬即劉公妹倩也威名亞於劉以邳州副戎擢麾下攜邳卒三百人善長矛為軍鋒冠李既見郭奇其貌視金牌笑曰除却下邳軍便無敵矣翼日較藝於郊郭召其叔曰若能與邳軍角技乎曰可能敵幾何曰不計多寡百夫可乎曰與百夫角姪一人足矣毋庸下走也郭曰邳軍習長矛若用何器曰毋用器然則徒手搏乎曰徒手亦無不可郭大異之邳軍作圓陣圍其姪於中郭鼓之攢矛刺姪忽自空中躍起足蹋一人於地奪其矛再鼓合戰邳軍披靡大敗曳兵而走其姪追之其叔大呼曰將軍麾下士不可傷一人叩其脛足矣乃反矛下端擊之傷足者數十人郭嘉歎曰誠無敵哉顧謂其叔曰從子勇畧如此不知君更何似然此下卒不足較其能與我一決雌雄乎曰不敢請耳郭介冑持二十五筋重錢鞭問曰須介乎曰常服可曰當授何兵曰毋庸兵也郭咲曰然則又將徒手耶僕之鞭非卒之矛也各上馬方初合不交兵而過再合郭揮

鞭擊之李側身偃於馬尾鞭不及者不能以寸三合郭
再擊之李躍而匿馬腹下即自馬鬣騰上呼曰僕已避
將軍再矣三鞭不能避也郭三擊之李出左手接鞭曳
郭馬下視其鞭中曲如矩蓋郭亦奮力相持故也郭大
媿伏舉酒約為兄弟將薦之幕府李曰將軍雅意宜留
然此地褊小不足展我技大丈夫會行塞上取封侯耳
別府君徑去

三昧

華山三昧和尚辛巳春飛錫至松各郡文士多從之游
陸進士左臣名亮輔尤為崇信嘗與論因果輪迴師曰

因果宗門所不道然謂無因果亦正覺所呵人性譬水
水在地中掘地得泉飲於人腹水復歸地中之水復
歸於人循環無端往來無歇惟大智人圓明正覺譬如
金割入水入土沙湛常住是謂菩提此語寂為玄妙三
昧有高弟十人香雪為寂昧死雪即繼席其第十弟子
曰雪照者能詩嘗館桐城葉宗伯案家注釋史記不久
亦化去才藻翩跹蓋法門游夏也

樂壽堂

海上潘充庵方伯允瑞有樂壽堂園林華勝中有廣池
數十畝萬曆甲辰公卒殯在堂諸僕私歸畱一塾師守

之數夕後月明若晝塾師不能寢見池中忽起一僧年三十許衣白布寬衣徘徊庭際俄升堂撫柩而嘆周行堂中數十匝入池而隱塾師少年有膽氣明夕潛藏一杖伺之中夜僧復出塾師奮杖擊中其腰僧大呼仆地環柱而走且追且擊每擊中其聲如崩墻踰時得出戶躍入池師亦憊坐未定僧亦持一杖出敵師大呼無應者乃賈勇格鬪五更僧去遲明塾師以告群僕且辭歸群僕或信或否曰今夕我輩在別室俟君有救則相救入夕塾師方假寐忽夢中作聲則被魘矣視之如鬼擊狀逾時方甦云寐時見僧率四鬼共舁一方石板置身僧復揮拳縱擊非急救死矣諦視則青紫遍體療治久之方愈

宋明之

郡先輩宋明之懋晉作畫得宋人遺意有友丁姓者死久矣一夕見夢於宋言以罪罰為豕生前負人白鏹二兩五錢今其人為屠兒將見殺宋覺而異之然不深信俄而復夢其人大號泣謂將就屠矣君忍坐視耶友朋之誼安在宋驚寤急往則已屠矣豕前足有丁字宋大哭買瘞之果費金如所負數宋因求高僧懺罪終身不食豕肉

先正豪飲

我郡陸宗伯文定公樹聲名德冠一時久而舉子為少
司寇伯達公彥章年九十餘一日微雪一子五孫侍立
公命酌曰歲晏天寒今夕須滿千觴逆飲至五百觴諸
孫皆狼籍醉卧公咲曰孺子何孱也次第命歸寢父子
對舉至八百盃司寇亦微醉辭出公命二老妾出侍獨
斟巨觥盈千觴始罷又徐相國文貞公亦豪於酒而噉
甚弱長公太常御璠量與公埒食肉魚數人公家進禮
巖每子弟白事必長跪惟飲酒則畧去儀法公席方丈
若太常待飲則盡撤以賜自存八豆耳父子引觴必盡

數斗

萬年少

淮上彭城孝廉萬年少壽祺能詩工書法為一時名流
生而能言自云前生為東昌孝廉年六十病革時遇數
人導行有一老人督之途遇大河老人推仆入水即自
母胎出矣生時前生事無不了惟自覺身如嬰孩耳
目能視聽手足不能運動因大呼自稱其前姓氏其父
驚怪取其指嚙之覺痛徹心髓自念豈父不欲我道前
生耶乃禁不復言自是亦遂不能言矣既而得疾將死
又自道其死期言將往某處受生後亦舉孝廉言迄而

瞑柩尚在堂有愛妾去惟方拜辭柩忽作聲如潮鳴而
寂

蛇皮王

金山衛有王經歷者能知三世事自言前生為僧破戒
作惡靡所不為死後冥官罰為猪猪之苦萬倍諸畜臨
屠受刃苦猶未甚裂肉登案寸寸皆楚及為人割一
割一痛作醢作膾其痛更甚况俟入釜烹熟痛楚方已
猪死後冥官以尚有餘罪又判為蛇蛇之苦已減於猪
然難忍者惟寒凍未幾蛇為樵者所殺業報已滿仍命
為人使冥卒去其皮痛不可忍因留其半今生下體猶

蛇皮也每裸以示人人呼為蛇皮王云

仙瓜

我郡醫者陳伯雍治目疾頗效其祖遇僊授以治目方
術云五世後即不效又授二瓜子云種之若生即術成
矣其祖種之果結大瓜十二枚祖以術治人立愈傳至
伯雍凡三世其孫挾術遠遊好奕及鐫刻醫術漸衰五
世之說信矣

傅煥文

傅煥文者廣平人以醫術遊四方乙酉在維揚遭亂煥
文刀傷仆地覺其身飛行空中久之至一大城城外男

女數萬守門者呼名魚貫而入煥文之名寂無呼者強
欲入城門者擊以杖復起騰空中游行不知凡幾千里
忽見大城俯視之則揚州也聞其兄哭聲大呼而甦死
二日夕矣甦後方覺痛療之得愈後以醫游京師其術
盛售於時云

馬淀

華亭富人鄒清臣以運米至上元携貲巨萬南曲妓馬
淀者少有盛名時年三十餘矣素多智術欲釣致之謀
諸狎客狎客曰此人雖富然吝嗇起家安肯為狎邪游
淀曰但致之來無虞其吝嗇也客因謂鄒游金陵而不一

過南院人咲其村矣盍一命駕作歸里佳話乎鄒許之
偕往數處皆艷粧盛飾鄒殊不顧家後詣淀所淀方擁
衾面壁辭疾不出客曰是妓年長久厭風塵業已脫籍
家政悉自搵故不輕見客耳俄而淀出風致楚鬢鬢
朴實衣大布衣坐方定輒處分諸小婢悉紡織井臼事
鄒心動辭出明旦復往淀稍設果茗皆朽腐罄口鄒益
喜歸旅舍嘆曰良人婦侈靡致貧乏者多矣曲中若此
非持門戶之健婦乎往還稍洽淀問鄒以何事入都則
具告以故且曰官糧重累隸胥需索日給僕馬費不支
淀曰我館宇清閒使為君搵米益計內外費日不過二

緡耳鄒大喜徒索其家定經理殊井二鄒益愛慕間與之繾綣輒色莊不可曰我憐君旅底為君惜貲爾寧有他意耶且我齒已長方欲擇一至誠人為終身托復欲我作風中絮非知我者也鄒謀諸客客曰渠身非他人有也君欲娶實不費倘仍以平康視彼又不諧矣鄒指日月為誓遂結同心筮定家數月定支給已竭鄒出橐中裝相濟定辭曰吾財即君財今我貲未竭完君囊以歸詎不善因指雙鬟曰此輩不能作苦正宜鬻之鬻鬟得百餘金尋又鬻其宅又悉鬻其器皿惟帳一日忽有數人稱魏國公家人突前謂定曰汝負數百鏹今已從良何不速償遽擁定去鄒殊駭定慰之曰君無恐吾誠負魏府金償之久矣今往見其主事即白薄暮當還與君東歸耳升車遽去越宿不還鄒坐空樓旁皇達曙啟其篋萬金皆化為石矣巫完官狼狽以歸鄒舊患瘰癧與淀狎時多服房中藥抵句曲鬱二不樂瘍發於頭而卒鄒弟叔美富晉乃欲遇之

張真人

張真人祖張道陵去今已遠今所持法乃宋徽宗時虛靖先生法也世俗所謂玉印難香法劍皆從此出乙未之春偶與江右友人談及言真人之後當嗣爵稱法主

者其生必有玉印文在手真人初襲時乃父必率見於
三清閣閣後有將臺設諸天神位惟以杯酒為供襲真
人者裸身而入一如父母初生時每神將前加持咒水
將至以霹靂為信今嗣法真人襲爵時惟王辛二天君
不至持咒久之方至天君云汝父張應京怠惰無禮久
為我神所擯今汝初襲能蓋其愆諸神自來護也

閻羅祠

友人唐去非名疇其族祖為四川盪江令性不信鬼神
盪江故有閻羅祠其民崇奉之令至禁不得禱祀廟宇
亦隨地廢民有耕牛為人所盜者夫詈其妻且疑有私

於外也其婦憤怨自經死夫大悔恨又無從跡盜則書
牒訟於閻羅祠虔禱積半歲一夕方赴祠陳辭俄見其
婦自祠中出夫驚走婦遙呼曰我已再生非鬼也何避
焉遽同返隣里驚來問詢曰若以某日死某日塋塋墳
無恙何由再生耶婦曰固也惟閻羅以我不應死故賜
再生彼盜牛者業攝其魂即以其屍易我之魄今在塚
者蓋盜屍非我也衆不信共鳴之令發塚驗視果屍然
一虬髯也令始悟有鬼神祠得不廢

神像病

三吳尚鬼三四月間神社最盛每見市人迎神於家飲

食供帳窮其工巧宴罷則昇歸寢室覆以錦衾夜半跪
進虎子又扶進廁床以酒灌神口中從五臟歷而下
出自餘竅則虎子盈矣或兩神相遇扶掖為拜跪拱揖
狀一如人間上下禮同僚者則依賓主位分進迎送甚
習其神各有主者爭雄角勝凡衣冠器具一物不如以
為深耻偶一神於木髻簪茉莉花他社耻弗若而神髻
無孔不能着花急引錐之頭為之裂乃束以繒有問
者答曰我神有病衆大喙

李翁

我郡宋幼清先生懋澄客京師偶出齊化門途遇一老

人徒步相先後宋乘騎僕策蹇憫其老以僕蹇授之老
人意甚感互詢姓氏老人曰我姓李本晉人寓京師二
十年矣問其業曰種圃自給耳居西直門外北行三里
許蔬圃一頃茅屋數椽即敝居也但詢李翁隣里皆能
道之君以某日來我擷蔬相俟宋以隱者敬禮之及期
而往問李皆曰種圃叟善人也其居花木森秀獨居州
堂無妻子僕從相迎甚歡為設醴翁譚辨縱橫天官地
理醫藥卜筮神仙方技無不洞扶其真宋素博雅深驚
異焉翁曰姑留草榻與君作一夕傾倒宋亦不忍別談
及夜分因論內外金丹劍術翁曰劍術不絕於世但恐

受者無人耳宋問故翁曰仙根尚易膽氣最難宋素以
膽畧自負遽曰於某何如翁咲曰君之膽無異恒人也
宋色不平翁指床後曰君試觀之忽見一物赤身豹禪
首有銳角八九電目朱髯面如藍靛宋大駭凜然而起
其物即隱翁咲曰曩謂君無膽果何如苟欲煉劍其怪
更有什百於此者矣宋不敢復言明旦辭去再訪之廬
已虛矣其後二十年宋舉孝廉遊李脩吾尚書家一道
者坐末席宋頗相憶道士咲曰君不憶西直門外李翁
耶宋懼然下拜翁亟止之曰我來此一載矣座中客襍
未易劇談姑俟日暮及夜各歸館舍五鼓忽聞震雷一
聲啟館已失道士所在門鑰不啟惟屋梁一孔大如杯
室中長几截為二若鋸者問諸尚書尚書曰向固知為
異人然亦不知其劍仙也

龍異

癸卯正月十三偶過張蓼匪齋是日天無片雲與其次
君登樓見一龍自北南行爪尾鱗甲纖悉具見後隨一
鯉可數丈相從而行去地約數十丈東郊有人見天半
一小舟自東北向西南行舟中有四人持檝挂帆衝天
而過

徐雪井

吳郡諸山惟天池最勝徐少叅先生墓在焉魏壯特甚
少叅公贈君徐雪井少孤貧入郡為皂隸目擊官吏作
奸下民受虐大書柱曰若有十金不入此門郡守見而
恠之召問得故守嘆曰仁人也予以十金果免役鬻醬
瓜茄入都是歲都中大疫食醬一匙病立起得貲二千
金貿易十年起家至五十萬少叅亦登高第徐氏遂滿
百萬今已少落然猶殷富

六祖遺蜕

六祖曹溪勝蹟在南華山岡巒四合峰若蓮花寶林寺
標其中六祖塔院去寺五里肉身尚存以布漆之黝黑

晦暗面目不甚可辨寺有十院每院系屬又各十院共
得百房皆極殷富百房在山中者悉精巖戒律在山下
近官道者其名為莊：僧習屠酤商販娶妻食肉與俗
無殊曹侯祖墓在山門內墓僅小石上有小殿菩提樹
在廣州光孝寺高可五六丈如古楓銀杏其葉四時各
變無有恒狀植於石臺：高一二丈石欄圍之未至寺
門一二里風吹葉間聲如碎玉真寶樹也

遼鮮風土

關東審公塔諸處寂苦寒參貂須過灰扒魚漲海諸地
方則有滿洲無之八梢魚出混同江一首八身圓首如

肉毬八身如玉筋長可二尺蓋望潮之類也身微腥不
甚美其味在首有膏如鯨魚白甘旨異常 朝鮮男子
戴笠婦人辨髮如滿洲但衣大袖耳土無娼以寡婦為
之婦人夫死不再醮犯淫者則隸籍為娼以辱之亦箕
子之教也士子戴高摺巾左右帶四垂衣冠尚白仍殷
之舊云

牡丹

牡丹盛於宋時古不甚見唐明皇沉香亭畔植木芍藥
牡丹始傳江陰人云須以芍藥根接牡丹於上三歲即
成樹矣植法必去本來之土即易活乃知牡丹芍藥二

物固為一氣不可相離也

趙凡夫

姑蘓趙凡夫宦光工篆隸及稗官之學其內陸卿子亦
能詩隱居寒山為時名士園墅之勝甲於三吳園即丙
舍也小宛堂已改僧舍其園以石勝萬石森立純骨無
土墓前文章皆琢白石為幢條極精麗凡費八九萬金
園成而家已費矣律以青鳥家法墓殊不吉其子靈均
亦工字繪靈均死凡夫後竟絕然凡夫嘗作四書辨誹
孔孟則又未可專咎堪輿也

吳淞江

婁江在北吳淞在南青陽江橫貫之常熟崑山之水則東入於婁江長洲吳江之水則東入於吳淞吳淞之委結為松江婁江之委結為太倉吳淞不塞於海上風水極利吳淞自崑山西行則為澱湖北岸又西至九里湖西南至吳江達太湖其東則過青浦嘉定上海此江不通水災之患淺旱災之患深經國者不可不知

箬庵和尚

武林南澗下院為箬庵所創前後小樓三楹花竹楚中供其像可四十餘清癯文秀所持拄杖猶存坐久悠然無暑至服袷衣庵僧為冷淘言箬庵得法於磬山授

付門人得二十餘箬庵以丙申夏化去未化前三日貽書與士人言別晨起示微疾士人以午至談良久憊然而逝庵僧黃梅人言叢林甚盛徒衆尚八九百人即箬公高足其也箬公戒律甚高食淡齋不染葷豉晨午白湯糲飯而已

費隱和尚

費公名通容密雲高第也密雲寂後天童之席第五弟子木存主之已而退院迎費主席費刻書聲木存罪已而再主徑山著五燈辨一書與洞宗相軋曹洞亦有五燈續畧一書費所作殊遜杭人有公討費隱檄文其言

瑣屑費時移主福巖寺寺在崇德東門外十里名羔羊
井亭自亭渡河二里達寺免葵燕麥深募過膝後數年
費化去遺言必焚我徒言茶毘久不行師望重一世詎
可爾費言若不火戒一世工夫無人見知遂焚之得堅
固子數十粒骸骨五色燦然費福清人塔在黃檗山衆
迎龕過嶺時閩撫夢一僧率衆來謁言將歸閩伺之則
費龕也甚異之送之入山費所得乃爾而謗興毀來不
理人口甚矣流俗之不足憑也

薄孝廉

太倉孝廉薄味玄澹儒嘗投僧寓僧先夕夢伽藍神告

以會元至僧深加敬禮他日有去妻者苦不知書薄援
筆代書僧於月下見衣冠貴人數輩從薄寓出咨嗟四
散薄終身竟不得第為廣文以貧死無子一女嫁沈君
烈承世傳所謂薄少君者也有才以娶死

嘉陵江

張匪激先生昂之嗜書博學好飲酒有古人風自言為
保寧太守時郡東門外即嘉陵江水味極甘冽在惠泉
上山色秀麗朝昏萬變禽鳥多不知名有冠尾若鳳凰
大如鷺鷥黑白二種不知何鳥也風俗勇而健鬪女子
尤悍搯江都御史楊希旦之女號楊小姐者為郡中推

手之冠即今吳下之打降也

徐汝綿

徐汝綿之父曰中武以廩為郡太守承世胄餘富窮極奢淫暑月與婢妾裸身而居冬月則黃袍翼善冠坐錦輿使婦人舁之游行第宅中家奴有奪職罰俸之例多厭金石稅藥病疽死家漸耗其後汝綿病疫暴亡四日後復甦言病時見甲士二人來召乘風而行所睹天上樓閣精麗至一處甲第巍壯如王居侍衛森列有冕服坐殿上者左右玉女侍從無數汝綿再拜伏進下殿中傳呼捲簾則其始祖中山王也大加誚讓且曰我子孫

不知隋德惟務奢淫爾生時應有功名爵祿以爾父孽重爾亦過惡多端天曹削其祿籍自茲以往我子孫微矣因勅送地獄忽墮見一大城甲士曰此閻羅天子所居也子不日當來今且不必入引之歷觀諸獄慘不忍視至第十七重昏暗中畧有微光照見其父汝綿前拊之則裸身錢床上微睇汝綿謂之曰我甚苦汝歸速求高僧懺我又曰有至親在獄與我壁隣亦應一視在十八重獄中昏黑如夜壁有漆燈熒然慘澹地中遍布牛矢尺餘臭穢不堪楛以錢床若醉人昏然不醒甲士曰可歸矣十日後當至此因從穴上升久之到家甦後十

日果死

木老翁

工部尚書南居益巡撫福建天啟癸亥紅毛番以大舟
結砦築城於澎湖島乞互市獻珍奇南不許發兵渡海
驅之先獻物三種一為白鶴香、與沉水無異焚之氤
氳徹數里有隻白鶴翀天而起一為紅白鳥各一狀如
鶉鴒以金絲籠盛之能人言誦唐人詩百餘首一為木
老翁長尺許刻木為之面目機發與人無異坡中深衣
盛以沉水香龕談人目前禍福事頗中尤奇者木老翁
能詩與人倡和口占立就其聲小如畫眉鳥時魏忠賢

方秉政南不敢聞於朝又不可私受乃令焚之香中果
有白鶴飛去木老翁則哀祈乞命火熾痛哭號救火燼
方絕

弄碗

蔣相國德璟懋書載崇禎辛巳上耕籍田教坊呈百戲
有弄碗之技凡三變其初兩碗皆空掀舞千態再變則
碗中滿盛紅綠米盤旋空際無粒米墜地三變則米忽
不見碗中挺生大牡丹花二枝長四尺許色香都具舞
既畢仍復空碗矣

塔鈴

松郡西去十六里為呂塔滙。三泖之水南入黃浦乃嘉禾孔道也。有塔頗壯。其下設渡。有道人問渡。值大風塔鈴喧甚。舟人隔渡呼之不應。道人叱塔曰：我方問渡。爾奈何縱鈴鐸作聲？以後不得更鳴。自是雖甚風塔鈴寂無聲矣。或曰：道人乃魯班。又云：呂祖。

徐太常

華亭徐仰齋太常璠相國長子。機警多權數。公有大事不決。必令太常謀之。人謂公之智能敵分宜太常之智能敵東樓。一日永陵忽有疑於公。中夜出片紙書數字曰：卿年與德孰優？公惶懼不知所對。召太常使屬草太

常沉思數時。噙指出血。忽仰天喜曰：得之矣。時大宗伯歐陽德亦貴幸。臣而與相國同庫。乃草奏曰：臣犬馬之年與歐陽德同。而德優臣。兩月上。謂誠朴意解。又嘗與東樓飲。次偶一語出。東樓上。東樓色變。太常偏為惶懼。狀走出已。而敗閣者直入書室中。俯伏東樓方治文書。不之覺。已從燭下遙見之。命掖起。則臭穢不可近。禪中已遺矢矣。東樓大咲。心鄙其怯。遂不為意。二事徐世孫區夏述之。

東坡

世以物之美者皆號之為東坡。如東坡中東坡椅東坡

肉之類按陸放翁入蜀記於黃州見公像烏帽紫巾扶
筇而坐又宋諺人：盡戴子瞻帽則帽固非中也近時
噉名人事：以眉公為稱如眉公餅眉公紗布眉公闌
而戎寅已外間金山叅將周建雅慕徵君之名日奔走
其門或戲之曰今又添一眉公將矣以醬與將同音也
聞者絕倒

崑山五勝

崑山五勝縣學西壁有王文成石刻大學序文既明暘
字更道古一堂下有龍頭石乃良嶽物二東禪寺白衣
觀音像相傳魯班塑相貌端好三馬鞍山坤方有巨石

是為玉峰四油腐五

禦盜絕技

陝西多鳴鎗盜歲辛丑靖邊道之夫人還京師挾重貲
懼不測募力士柴二者護行問更需從者幾人曰單騎
足辦矣多人無益也行次中途鳴鎗者五人陰伺之郵
亭止宿輒與柴同卧起數日後行山中問柴曰夫人輜
重幾何柴曰金杯百餘執白鏹二萬餘餘無論矣曰前
途尚有護從耶曰無之僅僕一騎耳盜曰若以何技而
肩此重任柴咲曰立汝馬百步外揚鞭而過試僕神技
盜如言柴一天墮其鞭一天拂掌而過距膚不及銖未

盜大駭下馬拜呼之為兄飲以酒醴而去又山左有張
甲者家素饒嘗結一壯士約生死相援俄張為盜劫壯
士不至也張頗怨望盜行十里有躍馬橫截於道者叱
曰速以財歸原主貸汝死盜知其勇而侮其孤亦叱曰
若無弓矢能徒手搏虎乎壯士曰我弓重十二力彈重
一兩二錢汝死於矢不若死於彈之速也盜不聽攢射
之壯士發一彈中盜左目洞腦而出餘怖服叱其擔貨
盡返於張張乃大悅

張賓山

海上張賓山電以善書得幸世宗起白衣為中書舍人

洵加至工部侍郎賜金賜蟒布衣未有之榮也初少詹
陸文裕公深在翰林有書名張其門人也相携京邸屬
永陵屢改作禰廟故事題主及書銘旌並中書官於文

華殿供事長跪正書銘旌則粉黃金伏地書之竣事升
職三級永陵豐禰不用中書命舉翰林工書者題主輔
臣以陸公名上詔可陸公使張偽為家人服從入文華
治翰墨具陸真草書皆擅絕而拙於對客揮毫必凝神
坐方落墨因奏請得屏人獨書許之值有他事傳呼入
閣議陸遽去張獨立殿下謂公命相從意須代書也遂
沁筆代題匆促之際不及細度長短尺寸主字下幾空

白五寸許陸還見大驚已無及矣頓足恨必獲譴張跪
伏罪謂吾師當以其名直奏其譴死無辭執事者已取
升龍輿舁安廟中矣當夕永陵祭畢還御文華召陸公
問題主不依舊式有說乎公惶恐伏地奏臣一時疾作
手戰不能正書寔臣門人張電代書臣謹請罪又問張
電何人公奏電素習儒乃無祿人員詔授中書即日入
房供職蓋主安龕中高處舊式書字至跌跌上一二字
常隱不見今空數寸自下望之字、明顯永陵心已大
喜故詢陸公張竟因禍致福嗣後常作九廟並張書主
皆從此式後復命書皇極殿門諸榜、皆縱立張凡作
上一字極大以漸而小自下望上大小適均永陵在西
苑詔諸中書面書承天之門及望仙閣中書作承字則
先書了字望字則先書亡字張作承字則先書王字後
於王字上增丿為首次作丿為左翼又次作人為右翼
竅後作丿為尾書望字則以意破體連明王二字為望
永陵大悅進秩賜金而諸臣悉被譴廕一子官至知府
有狂疾遺矢必於吳淞江張鼓吹集衆始下貲釐而死
張嘗為陸公書學士第三字道勁均適董文敏贊嘆為
不逮也

歸震川先生有光為長興令文譽重一世而拙於聽訟
質成之際問訊良久云訟者有理被訟者亦有理後質
証者亦曰有理終日不決邑人呼為三有理公清德冠
世有殺人者度不可免則賂公之僕丐緩其獄他僕發
其事臨訊囚大呼冤公出金袖中置案曰人命是假行
財是實大笑開堂又蕪州周畏齋先生汝礪舉隆慶丁
卯解元成進士後升堂理事人環繞屏立公泚筆灑之
曰若輩不退墨污衣勿怪也少時同學引登城上舍之
去公環走竟日不能下其駭如此而清德能文章則一
也

沈萬三

神仙隋道必資大福澤者為外護道既成則同仙去張
三羊嘗至吳興以沈萬三為外護神丹既就問沈願得
仙否沈曰願得巨富足矣三羊知無仙福乃授以黃白
術沈以錢鼎八百烹鍊丹砂所謂八百錢牛耕夜月也
孝陵執赴京罰隋城工自朝陽至定淮門北則國家任
之南半以責沈沈竭力營築而聚寶門下臨大江潮水
衝齒隨築隨崩沈以丹鼎置水中築基於上城工始成
蓋神仙之丹能制水火今俗稱聚寶盆在其下非真盆
也即丹鼎耳工成後欲殺之賴孝慈諫得免籍其家謫

戎雲南沈出獄泣曰萬里長途身無一錢三十餘口終
為餓莩矣其第三子婦密言曰無憂也兒裙帶中尚有
丹砂三分可營衣食沈喜曰足矣既至滇復成巨富後
營大內宮室沈復進黃金一萬兩白金二萬錠孝陵曰
吾處彼至極乃不吾怨而復進金是善人也且彼已無
一銖何乃復富天之財神固不可殺耶乃置之沈子孫
留雲南其後有顯者啟禎間閃少詹中畏名仲儼者其
苗裔也

熊掌

或曰凡調羹時以熊掌數臠入之取其鮮味掌終不可

食其說大謬法以醇酒米醋和水煮一宿則掌大如毬
去毛再以醯酒烹之即糜爛矣



